

詠懷雷虎英雄——

莊倍源上校

· 張泰澄 ·

民國一〇三年十月廿一日，記得那天上午是個晴朗的天氣，然而電視上的報導卻讓空軍覆上一層陰霾，報導內容為「空軍雷虎小組飛行員莊倍源上校，因飛行訓練不幸失事殉職」的新聞。回想自己自軍校畢業後，分發至空軍服務已屆十一年，曾於九隊、四十一隊及二十八隊等飛行隊任職過，所以時常有機會與空勤的教官接觸，正因為如此，比一般人更明瞭空勤人員那光鮮亮麗背後的辛苦及其眷屬的辛酸，所以每當有空勤教官因飛行任務發生意外時，內心的感觸總會特別深。當時雖然我不在空軍官校任職，亦不認識莊教官，然而那種無限的感嘆與不捨仍莫名地湧上了心頭，尤其在得知莊教官是爲了閃避民宅，而堅持到最後一刻才跳傘，這樣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、「捨己爲人」的精神，實在令人動容。孟子曾說：「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」，尤其在那種危急的時刻，只剩幾秒鐘的時間，就必須在家人與死神之間做出抉擇，這般的勇氣與精神更是令人敬佩。

莊倍源教官於民國十六年八月卅一日出生，成長於南投縣草屯鎮，家中有兩子一女，爲家中長子。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與妻蘇懋如女士結爲連理，育有一子。莊教官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廿七日進入空軍官校就讀，在高級飛行組結訓後轉赴空軍志航基地接受F-5E換裝訓練，結訓後派至空軍新竹聯隊執行幻象戰機換裝訓練，隨後派職第四十二作戰隊正式加入保衛領空行列。民國九十六年調任空軍官校任職飛行教官，開始投入飛行教學的工作行列，期間爲空軍培育出許多空軍的新血，且因飛行技術精湛，被遴選爲雷虎小組成員，並爲空

軍爭取榮譽無數，累積飛行總時間達二五八〇小時。以飛行員來說，莊教官的飛行技術卓越、經歷豐富，擁有一張亮眼的飛行成績單，或許是天妒英才吧！一〇三年十月廿一日，從新



莊倍源教官於42隊任職時，與幻象戰機合影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軍服務已屆十一年，曾於九隊、四十一隊及二十八隊等飛行隊任職過，所以時常有機會與空勤的教官接觸，正因為如此，比一般人更明瞭空勤人員那光鮮亮麗背後的辛苦及其眷屬的辛酸，所以每當有空勤教官因飛行任務發生意外時，內心的感觸總會特別深。當時雖然我不在空軍官校任職，亦不認識莊教官，然而那種無限的感嘆與不捨仍莫名地湧上了心頭，尤其在得知莊教官是爲了閃避民宅，而堅持到最後一刻才跳傘，這樣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、「捨己爲人」的精神，實在令人動容。孟子曾說：「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」，尤其在那種危急的時刻，只剩幾秒鐘的時間，就必須在家人與死神之間做出抉擇，這般的勇氣與精神更是令人敬佩。



莊倍源教官與官校同僚合影。(圖由筆者提供)

聞上得知莊教官於十時五十五分駕駛AT-3編號〇八二五號機，由岡山基地起飛執行雷虎小組特技訓練課目時發生擦撞，導致機身受損，但爲了避免傷及地面民房，極力閃避人口稠密

地區至最後一刻，導致跳傘逃生不及，墜毀於高雄市梓官區，壯烈殉職。

回顧前些年，莊教官接受電視訪問時，曾提及

「雷虎小組飛行員風險指數，比執行任何飛行任務都高」，讓我想到與其他教官們在聊天時所得知的，飛行員的飛行生涯風險極高，除了天候、機務等狀況外，當下的身體情況良否也可能影響飛行的安全，而每次的飛行都是爲戰而訓，訓練的過程絲毫不輸真正的空戰，且依照戰備相關規定，我軍必須承受敵方第一擊後才准予還擊。換言之，於空中巡弋的戰機必須在同僚被攻擊後，才得以還擊，因此說這些飛行教官們是用「生

命」在飛行實在不爲過。還記得寬橋中央航空學校的銘石上提著「我們的身體、飛機、炸彈，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」，這雖然是抗戰當時所



莊倍源伉儷出遊留念照。(圖由蘇懋如小姐提供)

提的一行字，其內涵表述著「犧牲小我，保全大我」之信念，而這般的信念意味著飛行員在起飛臨空的那刻起，他的生命就不再屬於自己的，這樣的信念一直傳承至今。

其實我並不認識莊倍源教官，更別說莊教官的夫人——蘇懋如女士，因此在此蒐集文章所需要的照片時，我曾向校內各單位或莊教官曾待過的學員索取關於教官的照片，但就是不願第一個去找懋如大嫂，因為回想去年這個時候，跟我只有一天緣分的學員黃俊榮上尉，他的家屬至今還是無法完全釋懷，每次到府上拜訪時，黃媽媽的眼淚從不缺席，想必懋如大嫂的內心亦是如此，但為求文章完整下，我還是拿起話筒撥了通電話過去。在說明致電來意後，懋如大嫂電話那頭開朗暨熱情的反應讓我非常意外，並以開玩笑的方式說：「倍源他不喜歡拍照耶，所以他的照片很少，我要回去翻看看，但如果三天過後你沒接到電話，就代表我忘記了！記得要主動打電話過來提醒我（笑聲）！」，或許是自己多想，但感覺那通電話的對話裡，有種歷經大事後坦然的態度，而這樣的反應其實更令人不捨與擔心！隔天一早，懋如大嫂就打電話過來說照片可以來拿了。在照片掃描完後準

備歸還時，我順便約了隊長楊志平中校在秋節前夕一同前往找懋如大嫂聊聊，並了解一下懋如大嫂的生活近況。到了圖書館，大嫂依然認真地忙著處理圖書館的事務，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是：「哇！難得有兩位帥哥找我，真是讓我受寵若驚，怎麼了嗎？」，這番的一段話，瞬間讓我心中的擔心削減了一半，雖然在聊天的一開始，我依然以關心的角度試著詢問懋如大嫂的近況，想不到懋如大嫂似乎聽出我有些擔憂，她反倒過來安慰我說：「我很好喔！不用擔心」，拜訪過程我們三人的幾乎是在輕鬆與歡笑中渡過。聊天過程得



民國92年，莊倍源教官於「國軍前進管制班」結訓之合影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

莊倍源教官全家福合照。（圖由蘇懋如小姐提供）

知，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年，大嫂幾乎每晚都無法入眠，甚至到了需要就醫的地步，而在周遭同仁的關心與自己的努力之下，才漸漸走出傷痛，恢

復正常的生活；懋如大嫂也說：「開心也是一天，難過也是一天，事情都已發生，何不坦然的接受，因為日子總是得過下去，何必為難自己，甚至

有時候自己還能跟小孩一起拿莊教官以前的趣事來開玩笑」，說到這裡時，懋如大嫂的眼神似乎說著「我現在很好，請在天上的莊教官別擔心」。而在懋如大嫂去接電話的空檔時，隊長也跟我說：「身為空勤的眷屬，其實都有這樣的認知與默契，因為只要有飛行，就會有發



莊倍源教官全家福合照。（圖由蘇懋如小姐提供）

生意外的風險與機率存在。像我自己與現任老婆交往時也曾說明清楚，哪一天如果不幸發生事情了，她必須照顧自己，甚至有了小孩更要堅強，所以空勤人員的伴侶通常都必須學會獨立，因為不知道何時會有意外發生」。在關心大嫂的工作近況時，懋如大嫂說：「我就像那打不死的小強，到哪兒都可以適應，況且這裡的同事也都很好相處，司令沈上將也會特地繞道過來關心，真的很謝謝空軍對我們的照顧」。拜訪尾聲，我也允諾大嫂會經常過來陪她聊聊，順便詢問有沒有需要協助之處；除了希望懋如

大嫂能好好保重，更盼望這樣的事情別再發生，正因為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的單位，自己親眼看過、體會過家屬當下的反應，才更懂得那箇中的難過與不捨，更能明白身為飛行員伴侶的辛苦。

此外，我的隊長楊志平中校，雖然當時平安的返回，但那種傷痛依然潛藏在他的內心深處，這也是他一直不願提及，而我也不敢問的事情，雖然他曾說：「飛行的生活就是如此，今早還在聊天的同僚，下午可能就不復見了，還是要振作並調適自己的心情，因為部隊還是要運作下去，況且真正作戰時不也如此！」這番話道盡了所有飛行員所需面對的壓力與心境。現在的他雖然為學員隊的隊長，而非專職的帶飛教官，但每天支援飛訓、參與雷虎小組練習的飛行序列，他卻從未缺席，也感覺得出來現在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莊教官為空軍培育新血的那一份職責，以及將雷虎繼續發揚光大、爭取榮譽的那股精神，一起努力的做下去。

所謂空軍「忠勇」軍風，意即「忠於國家、忠於職守，勇於負責、勇於犧牲」的精神，空軍成立時可說是戰亂不斷，因此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，空軍的先賢先烈們，為了國家前仆

後繼的出生入死，甚至是為國為民而犧牲，這正巧是「忠勇」軍風的最佳體現，而現今國家安定，社會安穩，這樣的精神依然不變，並不因為時空背景不同而改變，從早期的高志航、閻海文、李桂丹，到近代的陳懷生、王同義、莊倍源等飛行員都是如此。因為他們深知，在作戰任務的當下，若先捨棄自我，明日將會有更多無辜的百姓將為此遭殃，甚至是損及國家的安全，而這是一種將「國家」、「百姓」：擺在自己生命之前的信念，一種早在飛行訓練時就深化出來的一種強大信念，正因如此，現在全民百姓們才能安居樂業，國家才能在安定中發展。在莊倍源教官離開大家即將屆滿二週年的此刻，謹以此文紀念莊倍源上校勇於犧牲的偉大事蹟。



莊倍源教官於官校擔任飛行學員結訓時之合影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